

巨鹿

楔子

盲眼的詩人又回到這片森林，在同一顆石頭上坐下，如果有所謂的命運，彷彿這就是他的起點，或者終點。天朗氣清，他點起一根菸，並感到一陣微風撫過他的臉頰，他睜開眼，吸菸，又重新閉上，強光紫外線照入其中，在混濁的水晶體中打轉。再次將眼睛睜開，於事無補，他吐出一團煙霧。儘管如此，當他閉上眼時，仍能感到身周一切事物的流轉，透過另一種感官，透過肉眼所看不見的波動、衍射、校正，來回傳播，他知道，兩尾赤腹松鼠正從左側的杉木上跳到另一棵，一隊燕子從抖擻的枝葉中跳到地面，幸運地翻找到一片蚯蚓群，這時，天空中如盤旋的一隻游準捕捉到了這一刻，俯衝而下——整個森林因宇宙間一股無形的力量，維持著一種靜力平衡。而自己這另類的知覺，詩人疑惑著，究竟是來自科學技術的變幻，還是那股無形的力量呢？「風吹草動」這個詞對他來說不再是一個套語，而是可知可感的「動態」本身，是唯一，也是一切。萬物各從其類，在他來到前就已定位，彷彿在等待他的來到，等待他延展那網子般拋灑開來的知覺，等待他的觸碰，無論他是否失明。何況這是萬物攢動的春天，何況，他也在等待一個人的來到。

但是他再也看不見的事物，卻也同樣佔據他的內心，只要一經想起，就湧上他悶抑的胸口，能使他淚流。他能感知天空中氣體的對流，以及更上方帶電粒子的游動，但他再也看不見那種清澈到失真的淺藍色，即便此刻就在他的頭頂上。他能確知燃燒中的灰燼在複雜變化，卻再也看不見當菸頭燃燒時，那一層煙灰裹著的幽幽火紅。他能感知到遠方出現的那個人影。他等待的人正從伐木林道的盡頭不疾不徐地走來，身上背負的槍械與皮革刀具在陽光下叮噠作響。但無論他如何用力眨眼，或將眼睛眯得再細，卻再也無法被任何光線刺傷，即便他再期待、再樂意。就像那天，被她的眼神所刺傷，那凌厲地拋來的眼神，是一根救命稻草。

楊子從路的盡頭走到詩人跟前。菸？他從盒子裡勻出一根。

楊子卻不假思索地搖了搖頭。我們打獵。她說。



一名旅人正在咳嗽。長年的高溫與沙塵摧毀了他與這顆地球上大多數生物的發聲系統。此刻，他行走在亂石菅芒的河道上，雖然，此地早已沒有水流。微風不斷拂過他的髮際，挾帶著輻射、灰塵、煙霧的眾多粒子，挾帶著無數種確切的疼痛，彷彿就是挾帶著這個世界的創傷與記憶，一股又一股觸電般的聯覺，頭皮劇烈地燒灼。他正在努力習慣，今天為止還不到十天。

他不願意譬如戴上毛帽或頭巾，儘管經常因此而倒地，抽搐，如癲癇。他在沙地上行走，儘管非常熟練，仍無法預期下一步重心的失衡，摔倒在地。他會給自己一點時間，等身體挺過去，爬起，找回平衡，在風中調整行進的走姿，繼續往前。

他時常感到疲勞，但那又如何？疲勞只是體內電解質的失衡。與整個世界氣候與秩序的失衡相比，根本不算甚麼。他聽說大陸東方人口繁多，雖然游擊隊與軍政府分而治之，尚且稱得上是靜力平衡。而他生長的大陸以西，早已完全毀滅了。難民潮大多乘船繞行岬角，往地球上的其他角落逃竄，大抵凶多吉少，他知道，那些人很可能被作為奴隸賣掉，他曾聽聞一些歷史，他知道那個航線，航線的意志遠比人的意志更為堅固，對殘酷的海上環境而言，對跨國船運公司與海盜而言，難民只不過是貨物。他曾幻想成為一個遠洋船員，他做不到。但現在，他是一條隻身的小艇，航在沙上，自己作為自己的貨物，尚可稱得上是靜力平衡。

然而這個平衡正在一步步崩解，他的肉體與他的精神正在互相拋棄。十天前，他從一輛火車上跳出，滾落在沾滿煤屑和碎石的草地上，右手小指因此骨折，雙臂和臉上也留下好幾道刮痕。他讓自己模仿一袋垃圾，被軍靴以特定的力道慢慢踢、踹，最終滑落，悶聲撞在地上，滾動幾尺，被留在原地。他希望這樣就沒人能發現有個貨物正試圖逃脫。他躺了好幾分鐘，或者好幾小時，火車已經駛遠，鐵軌與車輪的撞擊聲已經遙遠不可辨識，但他仍然不敢動彈，或者說，無法動彈。因為軍政府實驗團隊在旅程途中對他注射的藥物起了作用。他的頭髮一夜轉白。他發燙的身體不停顫抖，彷彿瘧疾。他聽到了無窮無盡的噪

音，彷彿自己是一台短路的收音機。簡單來說，所有事物在他眼中都失去了意義，因為方圓幾百公尺內的一切，全都變成了超量過載的語言，在他的腦中快速流動，阻礙著所有的感官。

他在混亂中不斷向前走，並不真的知道自己要去哪裡。他來到眼前一座森林，他到過許多地方，地貌在長遠的遷徙下就這樣不斷變遷，從荒漠、莽原、矮灌木、細草地，最終來到這片大面積森林。代表他越來越接近水氣濕潤的外海，代表這裡的生物將越來越多。這裡可能會有人。

這時，他聽見五百公尺外，草葉窸窣的聲音，應該說，他在心中看見了關於草葉窸窣的描述性語言。然後他看見了皮靴，陳舊的皮革下藏著一柄生鏽的刺刀，只要她輕敲腳尖，那柄刀片就會彈出。他還看見血，那人的身上滴著血，血的源頭是一隻喉嚨被割斷的野兔。

他躲在草叢之中，不敢輕舉妄動，細細觀察著眼前的人，一名女性，帶著一身武器，行走在茂密鬱鬱的森林之中，低矮的灌木遍及四周，隨時可能閃出一隻搶食的狼，或者抬頭的鹿。但他不緊張，因為他知道這會兒沒有其他動靜，方圓五百公尺內，只有我和她，他心想，只有我看見，只有我知道她——警覺的獵人還陷在緊張之中，謹慎地緩步行走，預防著貪狼，尋找著野鹿，她環目四顧，恰好看向他的方向，一叢紋風不動的灌木，他心想，他們正在四目相接，但是她不知道。

斑斑的光影正在樹葉的縫隙間飛移，落在她的臉上，使她的臉龐增添不少立體與粗曠，然而細細一看，又是那麼纖微小巧，像是毫無瑕疵而自然的瓷器。他將知覺轉移到她的眼，卻感覺到一陣堅不可摧，他試著集中意識來催生更多描述，卻依然徒勞無果。他不斷往前觸探的手，彷彿碰到了一片玻璃，冰冷而堅定，只允許觀看，不許進入。這是他第一次碰到這種挫折，以往，只要他願意，甚至不管他的意願，這個世界的記憶不斷在轟炸他。漫長的旅途中，好幾次，他懷疑自己瘋了，一切都是幻覺，沒有任何事物是真實的，沒有任何人看見他，他也看不見任何人。沒有人，這個世界的一切都已死絕，只有灰塵、輻射和語言，幻覺般折磨人的語言。突然，他的知覺感到一陣刺痛，彷彿冷靜的炭灰又重燃起火。幾秒後他瞬間辨識到發生了什麼。

槍響了。而 he 已因知覺過劇，倒地抽搐。

多年後，他將意識到兩件事。第一，當年的他即便還不可預知未來，但的確沒有意識到，那是他第一次，也將僅剩幾次可以實際凝視到那雙眼，但是他卻從未發現這種珍貴，純粹而僅僅地觀看，毫無判斷地去凝視，那是多麼的難能。因為，短短的五年後，他將失去他的實體視覺。

現在，那雙眼的主人，楊子，正從遠方路的盡頭走來，要拾取她的獵物，割斷對方的喉嚨，剝皮放血。她欣喜地以為獵到的是一頭鹿，卻看見滿髮灰白的詩人在地上動彈不得，她正考慮將他扶到一旁的石頭上，先踹兩腳以確生死。但由於她的獵物沒死，又不願直接殺了對方，便決定將他帶回三號洞窟。對於這名在游擊隊員中格格不入的客人，她或許是感到了自己必須負起責任，所以，在往後的幾年，她將教會他如何生活，並使他意識到那第二件事。

那片不容侵犯的玻璃是有名字的，叫做心。



詩人跟在楊子的身後，指尖捻著兩根香菸，他知道，今天的森林一隻鹿也沒有。楊子在逃避，他知道，但他不說，他們就這樣維持著一道牆的兩邊，各自的思緒，在脆弱的玻璃之外互相觀看，保持著沉默近乎就是同理與關心。

游擊隊三號洞窟正在瓦解的邊緣，有人主張只要將那組名叫《巨鹿》的幻燈片交出去或許還有談判空間，也有人主張要將詩人先藏起來，以拖待變，但卻有人主張要直接將詩人捉起來殺了，一勞永逸。無論如何，今天，在夕陽落下前，詩人和楊子若沒有討論出個結果，大家都會死。

他們已接到來自山谷入口處其他游擊隊的線報，軍政府的第一騎兵師又稱阿萊夫騎兵師，直接隸屬於阿萊夫科研團隊，裏頭兩個主要的裝甲旅級戰鬥隊，總共三千人馬，由井上校率領，已全數由火車載運到這塊大陸的北境邊陲，礮兵秣馬進入戰鬥位置，離游擊隊三號洞窟只有區區六十公里，只需行軍二日，紮營一夜就能直接殺入，面對這樣一次閃電式的突擊，邊上的其他洞窟都已撤離，三號洞窟毫無還手之力。

他們要的是詩人，大家都知道，楊子也知道，但她將詩人帶到森林，遠離恐懼的隊員們手中，蓄勢待發的刀兵與火炮。她想知道，詩人到底還發生過什麼。還有，那組叫作《巨鹿》幻燈片到底是什麼？

「因為你是我們的籌碼，不是贖金。」楊子說。

詩人露出笑容，這句話與他記憶中自己的存在價值非常不同。他點起菸，當他想說話而不知如何開口時，就會點起菸。沒有理由地。

●

他點起菸，坐在石頭上，迅速醒了過來，開始嘔吐。那枚子彈擦過他側身閃避的額前，刮出一道血痕。氣壓、呼嘯而過的高音、金屬震動的頻率、疼痛感，複雜的波訊絞動著他的神經，他立即暈了過去，並被獵人踹醒。獵人遞給他一支菸，詩人接過，楊子點火，煙霧起伏於兩人間的視線，詩人抽了兩口就開始嘔吐。這時，他才發現身上有一件重要的東西不見了，而那東西就在對方手上。他起身去搶，無奈獵人的身手比他矯捷太多，他抓空的手被順勢接過，整個人騰飛起來，等他回過神來時，已經摔在地上，脊椎一陣劇痛。菸掉在地上，繼續燃著。

獵人坐在石頭上，掏出了一根新的香菸，靜靜點火，吸畢，戴上發聲器，向詩人問話。不到一百年前，地球因環境劇烈變化而進入小冰河期，資源大幅緊缺，與此同時，人類在全球各地發現大量新穎的放射性礦物R，各國很快以彼時普遍的技术轉製為核武器，卻也造成了地緣政治的緊繃與反彈。R式核武的威力強大，第一次使用便超乎預期地波及鄰國，爆發為世界大戰。戰後，人類總人口縮減為百分之五，且造成全世界飄滿了礦物微塵R，損害著人類的呼吸道，於是人們一出生就必須戴上發聲器，雖然形似防毒面罩，但發聲器實質上也是一種礦塵技術的產物，透過處理氣流中震動的微塵R，強化並校正聲音震動時的強度與頻率，藉此，人們方能透過喉腔發聲達到正常交流。除了崇尚自然生活的游擊隊對發聲器棄如敝屣之外，在稍有人口的城鎮裡，發聲器幾乎是家戶皆備的民生用品。若非如此，人類失去了長久以來所慣習的語言，幾乎無法群體生活，於是，在發聲器尚未流行前，各種詐欺、拐騙乃是稀鬆平常，正

常的商賈買賣無法穩定發生，人類的生活水平彷彿回到中世紀。換句話說，在今天，其實是發聲器重新凝聚了人民。然而人們也必須將自己的身份、戶口綁定在發聲器上，發聲器每隔一段時間都要重新回廠維修，幾乎沒有人知道發聲器的內部結構，因為一旦拆解就幾乎不可能獨力組裝回去，即便成功了，也要面臨無法正常使用的風險，即便能夠使用，回廠檢驗則是另一個麻煩，無論是損壞或是丟失，都要面臨軍政府的盤問。人們總暗傳這是軍政府研發團隊所設計的政治道具，用來規範和約束人們，即便如此，大多數人依然麻木地使用著發聲器，享受著麻木所給他們帶來便利、庇護與和平。

這也就是獵人為何不是隨身戴著，而是特意使用發聲器，簡要地問著他的名字以及來意。詩人一聲不吭地，終於從地上支起身體，盤坐著，盯著地上那根早已燒盡的香菸。獵人見狀，再度掏出一根香菸，遞給他，正當他伸出手時，獵人重複了她的問題。他只好不情願地戴上自己的發聲器。

他又很快地拔下，並指著發聲器示意：摔壞了。

獵人露出了輕淺諧謔的笑容，好吧，她說，將香菸遞給他。

我叫楊子，她說，我是一個獵人，你看起來不像軍政府的人。她再度打量起詩人，他的衣衫襤褸，髮色灰白，卻不像是染劑，有些同樣灰白的髭鬚錯落掩覆著他的表情，在髭鬚與表情背後的他，可能比想像中更年輕。

你甚至不像城裡的人，楊子說。

楊子從口袋裡掏出，並繼續把玩著那張幻燈片，圖中有七行詩句，非常細小的文字，筆畫艱難地維持著工整，密密佔滿了整個版面，彷彿蜂巢填滿了蜜，久看才發現背景是一整片廣大的沙漠，詩句寫於沙地上，在風將它們掃滅以前拍下。

我是不是遇到了一個吟遊詩人？楊子帶著一點輕佻的口吻，這樣問。

詩人抽完了菸，面容突然感到輕鬆，雖然感到自己受到某種程度的鄙夷，但還不至於是敵視，所以他試著讓自己看起來處變不驚，最好是友善而幽默地，沒

有任何攻擊性。他主動提議輪流使用發聲器，講話的人不抽菸，抽煙的人，要好好聆聽對方的故事。於是，他開始說明自己如何在長年風化的沙地上生存，遊走，以樹枝或鋼筋寫字，並在 K11 區的廢物場中好不容易撿拾到一台底片相機（且幸好剛剛沒有摔壞），才終於可以拍照記錄詩句，費盡千辛萬苦製成了一盒幻燈片，當然，最重要的還是詩的內容，尋找到一個想寫的主題並能夠記錄它，發展它，在這樣的世界裡，是一件非常難，代價也非常高昂的事。所以呢，請將它還給我，他說。

這組詩有名字嗎？楊子問。妳還給我，我就告訴妳，詩人生氣地打著手語。啪一聲，幻燈片已從楊子的指尖彈向詩人，掉落在掌中。詩人遂也信守承諾，告訴了她這組長詩的名字。然而楊子只是哈哈大笑，煙霧從口腔裡瀰漫出來，引起一陣咳嗽。巨鹿？

那麼和打獵也差不多嘛，只不過我是用槍，你是用筆。

詩人也是第一次聽見這個說法，忍不住想要記下來。但是長久的步行和剛剛的摔技已讓他筋疲力盡，血糖驟降，肚子也發出了哀號。

但是呀，你那樣是活不下去的。楊子說，她的眼神一瞬間變得非常冷鬱，令詩人感到一股悚然，似乎意會了甚麼，但抬頭一看，楊子已經起身，背影面向著詩人，身上的槍械與刀兵再次叮噠作響。

你很餓了吧。來幫我。楊子說，她翻開兩人身後的草叢，那裡橫躺著一隻被射殺已久的鹿，而詩人驚訝於自己甫才竟然毫無所察。

為了減輕重量，楊子要求詩人幫忙把鹿角卸下，並且幫忙抬回游擊隊的三號洞窟營中。你看，楊子說，在這座山谷裡，鹿的天敵早已絕種了，鹿不再需要戰鬥，因此鹿角是多餘的，這隻鹿正是因為角的累贅，跑得不夠快，才會死在我的槍下。科學一點的說法，這就叫作天擇。

正當詩人還在思索著天擇的話題時，楊子轉過頭來，露出她那令人無可抗拒的輕淺笑容，說，詩這種東西呀，不就最像鹿角了嗎？

從森林到游擊隊營窟的山徑其實很短，只是山稜間有層層崩落的巨石掩蓋，方向和距離都很容易誤判，普通的商隊或許每隔幾個月會經過，但即便迷路，也不會選擇進入山徑中，因為那只會給他們帶來更長時間的打轉與迷失，馬兒最終會失去耐性，將人甩下，脫韁奔出山谷，留下迷茫的商人跌坐在地，而這些人通常又會被巡邏的游擊隊員所救，與游擊隊維持著一定程度的商貿關係，只不過交易的內容除了普通的鹽、奶、乾貨、廢鐵、板材等民生用品之外，還多了一項，那就是據此一百公里之外，大城中的資訊。

若非憑藉楊子的指引，詩人在荒原中來到森林的深處，根本不曾發覺，森林邊緣的一隅，那亂石壘壘的山口深處竟然別有洞天。於是，跛腳的詩人捏緊拳頭，扛著一隻鹿，一步一步地，終於來到這人煙群集的法外之地，在此之前，他已在荒原中獨自行走了六個月。



那組叫作《巨鹿》幻燈片到底是什麼？顯然，詩人所告訴楊子的，並非完全的事實。然而，對尋求生存的人來說，完全的真實重要嗎？人與人的群聚是為了產生羈絆、信任與愛，或者，只是為了使彼此獲得賴以為繼的物質基礎與政治力量，能夠更順利地生存下去？換句話說，人與人的相遇究竟是將對方作為資源來佔有，還是真切地交出自己的心意，來換取對方的心意？在這個語言稀缺的時代，語言，本該用以紀錄貿易商票即止，誰有資格寫下詩歌，或長長的書信？那時，詩人尚且沒有答案。這個問題對他來說太遙遠，太抽象，太不迫切了，甚至，他並未意識到自己正是這個問題下的犧牲品。

以井上校為首的軍政府實驗團隊，曾將詩人捕獲，在縱貫大陸的火車上將他當作一個貨物來對待，更準確地說，是把他當作一隻白兔。他被注射的那藥物，最高程度地激發了人類身體對礦塵R的感知銳度。他是從此成了一個移動的記憶體。

礦塵R作為一種放射性物質，其存在本身就與電子、光子一樣，不只有粒子性，同時具有波動性，礦塵無時無刻不發送著波訊，而那些波訊又會反彈、折回，給予礦塵自身定位訊息，如此反覆地掠過空間之中，反映出含有背景輻射的整體綜合信息。觀測後的數據顯示，礦塵的體積接近無窮小，而它又具有一

定的重量，這使它的密度接近無窮大，以現有的測量儀無法切實地計算出來，這或許就是礦塵的半衰期可以無限摺疊的原因，因此，礦塵幾乎有著無窮的發送與記憶容量。

礦塵的數量又近乎是無限的，據統計，每秒鐘在每平方厘米上都會穿過大約 650 億顆礦塵，同時間，軍政府仍持續地在北方山區開採開採。

幾十年後，除了核武之外，礦塵被廣泛地應用為一種記憶體技術，礦塵做為各種波動的介質。DNA 中有 A、T、C、G，電腦程序中有 1 和 0，而礦塵可以藉著自身的微小特性，融入所有波動之中，使自身與所接觸的物質同抵共振的頻率，科學家遂能將那些趨於無限複雜的，特定空間單位裡的動與靜，透過礦塵科技的解讀與運算，紀錄下來或傳真出去。礦塵之間彼此的相互聯繫，就像是一張無限延伸的網一樣，捕撈住空間中的所有物事，並且使得當中的所有物事在最有效率的量能消耗下，產生相互的聯繫與碰撞，藉此以區塊聯繫整體，牢牢地記憶著彼此，透過區塊的環環解碼，人們能接續運算、解讀、還原。

只是，礦塵雖漫布在整個地球之中，而空間中的物事雖然被礦塵的存在與傳遞所無限細化、鋪展、記憶起來，但實驗團隊發現，人類所能觀察與應用的區塊，始終非常有限。譬如儀器只能檢索特定時空區域內的礦塵活動，況且礦塵科技仍是以既有的軟硬體中，線狀的語言程序來推動礦塵的解讀與運算，還原的效率非常緩慢，換句話說，礦塵本身無限延伸的網狀聯繫結構，單靠現有的科學是無法把握的。

所以他們找到了詩人。



正當詩人準備點菸時，游擊隊裡持有武裝的三個年輕人追了上來，分別是庫奇、樂樂和阿布。庫奇率先對著詩人大罵，樂樂和阿布則站在庫奇身後，幾個人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。過了一會兒，樂樂終於提起膽子開始幫腔，指責楊子袒護詩人，甚至為了激起楊子的自尊心，說出一些不無驚扭的，辱罵的詞語。這些十四、五歲的少年們，為難地持著加裝放大設備的發聲器，隔著一塊草木鬱鬱的空地，手裡揮舞著有限的刀槍，對著楊子和詩人大吼大罵。

站在最後方的阿布始終沒有說話，脫下的眼鏡握在手裡，另一手揪著衣角，躲在庫奇和樂樂身後。他是那群孩子當中最聰明，但也最沉默，最神秘的一個，平時在村落裡，有大小事總能即時反應，遇上問題迎刃而解，效果十分有力，手段竟也都溫和得不可思議。

另外兩個孩子行將把喉嚨喊破，詩人與楊子依然不為所動，或者說拿不出面對現下處境的方法，楊子情願來的一群成人。樂樂發現事無進展，便要庫奇留下，他轉過身去，準備搬救兵。

一把緊緊握住的匕首從楊子的袖中滑出已經很久，詩人這時才察覺，立刻把菸放了下來。阿布！他大喊，阿布！你在想甚麼？

一時間，樂樂和庫奇都停下，轉頭看向阿布。

他想知道阿布的看法。或許，他與阿布的對話能夠軟化庫奇和樂樂的立場，甚至以和平的方式將他們勸退或帶開。主要的原因是，他不希望楊子在這種時刻出手，這對楊子，或那群孩子，都將是銘記一生的隔閡與恥辱，如果最後大家都都能活下來的話。

所有人都在找你們，你們逃不掉了啊！阿布大喊。

我知道，詩人說，外面的狀況怎麼樣了？

井上校明天進攻，但他已經放出消息，要大家去找你，交出你身上的幻燈片，阿布說，這樣他們就會撤兵。

只要幻燈片嗎？詩人說。

怎麼可能！庫奇插進談話。他們要抓你，不管死活！

果然是這樣，詩人想。鏘一聲，這時，一把匕首在庫奇三步前的石塊上，亮晃晃地顫動著。詩人回過神來，一把抓住楊子的手，對她猛力搖頭。

姊姊！妳這麼袒護他，妳被文字騙了嗎？阿布扔下發聲器，使用著游擊隊系統內的手語，他的手勢在空中焦急地打結，像是一隻翅膀受傷的飛鳥般艱難。阿布突然發覺自己的手語不是焦急，其實是生疏。他與詩人相處日長，或許就是太長了。有多少年了？五年？八年？當阿布與另外兩個孩子學會走路，正要開始學習辨別他人的情緒，精確地表達自己時，詩人就已經在村子裡生活了。乃至於，他們已經無法判別，究竟這些學習而來的表達能力，是因為自己的聰敏或苦功，還是與詩人相處所帶來的影響。他們曾那樣，躲在詩人自己搭建的鐵棚屋下，在轟隆的雨中，徹夜聽著天上漆黑處，那些星座一個又一個依然閃爍的故事，諸神與戰爭，那些帶韻的情節，像是鈴聲般悅耳，雨季般綿長，伴隨著他們荒蕪而枯旱的童年，如赤裸的野草般斷續生長。

這時的楊子只是沉默，面對大多數人，楊子總是沉默，除了她與詩人相處的時候，她才會表露出這麼多面容上的情緒，而這也曾惹來游擊隊裡仰慕楊子的男孩子們的不快，詩人為此吃過苦頭。

楊子沉默，然而石塊上顫動著高音的匕首已刺激著所有人，庫奇和樂樂掉頭要跑，這時又有兩把匕首隨之拋出，將他們飄動的衣袖牢牢釘於樹幹。正當兩人以為在所難逃時，楊子的手，已被詩人的手牽制在了半空，兩隻手由憤怒與鬥爭的姿態，慢慢轉為糾纏與疑惑，最後是沮喪，氣餒，隨之而來的是一方的安慰，與另一方的拒絕，最後，兩隻手頹然鬆開。楊子的袖子裡，迅速滑落出一串匕首，發出鈴鐺般的水聲，像是一陣抽搖的溪流——楊子癱坐在地，表情混合著後悔和自責。這時，庫奇和樂樂才見狀掙脫。只剩下阿布站在原地。

詩人招呼著他，要他走來，三個人，就這樣在廣淼的森林裡對坐，風吹過樹梢，毛蟲掉落在無人看見的草葉上，更深處，野鹿喝過了水，抬起頭，奔跳彈走——好安靜，詩人點起菸，一時間應該不會有追兵，他淡淡地說。詩人睜開眼，望向他所看不見的阿布，然而，他睜眼並不是為了看見，而是為了使阿布感到被注視，被對待，被視線所觸摸，如果可以的話，被理解或者告慰。

阿布驚扭地別過了眼神，熱淚突然盈眶。

將菸叼在嘴中，詩人從地上撿起其中一把匕首，割下自己頭上的髮髻，遞給了

阿布。阿布，他說，告訴他們，詩人已經死了，就在森林中，但是太重了，你們搬不動。拿著這段頭髮，還有這盒幻燈片，不要見長老，直接去見井上校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整個游擊隊裡，屬你最聰明了。你知道怎麼做，對嗎？

阿布抹著淚水，點點頭，接過斷髮與幻燈片，用力抱了一下詩人與楊子，轉身回頭，用盡全力奔跑，很快地消失在了林木中。

詩人鬆了一口氣，將菸捻熄，並從口袋裡取出僅剩的一張幻燈片，交給楊子。你還記得這張嗎？楊子從膝蓋中抬起頭，起初，露出了疑惑不解的表情，遂轉為篤定與釋懷。那張幻燈片正是兩人第一次見面時，她從對方那兒搶走的。上面的詩句她依稀記得。

那時我騙了你，詩人說，其實，我從來沒有在 K11 廢物場撿到什麼底片相機，我也不是從中東流落過來的難民，可以說，我甚至不是一名詩人。但是，《巨鹿》這組詩歌幻燈片是真的，我寫下了《巨鹿》，這也是真的。我一直想知道你所說的「心」到底是什麼——這也是真的。

詩人低下頭，試著懇切地表達出他的軟弱，現在的他終於有能力這樣做。

「即便如此」——楊子露出了這樣的表情，一種淒涼但堅定的笑容，絕非得過且過，反而帶著一點肯定。然而，她的臉再度埋回了雙膝之中，現在的她，喪失了平時的銳利與剛硬，無法辨明事情的對錯，因為，若要保護她所珍視的人事物，勢必得「發出聲音」，為自己的心意，為自己所捍衛的價值來辯護與行動——然而，她做不到。一直以來，她的武器只有槍彈，火藥，與匕首。一直以來，她自認沒有什麼心意值得表達，也沒有任何價值需要捍衛。她發現自己的脆弱，她發現，自己終於可以變得脆弱。

「現在，」他試著拉起楊子，「我們該走了，這也是真的。」並露出懇切的笑容表示出一點點鼓勵，但詩人卻只發現自己內心深深的侷促，即便如此，楊子已靠自己站起，兩個人面向森林盡頭之外，遠方，軍隊的紮營處，一股急速上升的狼煙直直朝向天空，這些來自帝國的使徒們灑下一場火，彷彿傳自天聽的懲罰，就要燒盡這座有罪的山谷。



艙式機車駛入亂石壘壘的山口深處，駛過縱橫交錯的無數路口，最後駛進了一片空白的芒花田，詩人坐在後座，感知著周圍空間的變化，他發覺楊子曾經帶他來過此地，這是一條不只他自己，連同其他游擊隊員們也未曾發覺的防洪隧道，位於游擊隊山谷中最大的一座，康憫思山脊的右側，人工開鑿的鞍部上，一條小型的防洪隧道在小冰河期間，百年來因為積雪厚度六尺有餘，遭掩蓋於下方，如今，消解的冰面上浮淌過點點鏽蝕的虹彩，融化的冰雪將山陵地表重新梳洗，軟化著地質，綠化的地貌，挾著上升的氣溫，光禿禿的裸岩與崩塌地，開始有了地衣與苔蘚先行介入，形成一小塊可愛的植物群落，次第蔓衍，就像游擊隊也斷續分佈在山谷各處的洞窟內外，散漫而自然地偷偷增生。這樣，土壤也開始重新濕潤，在長久的乾旱與貧瘠之中，一些草本植物如構樹、血桐、黃槿緩慢地生長其間，它們細小的經絡上，連結著大大的盾形葉子，為了吸收陽光，乃又變形，分裂為菱形，增加著表面積。它們這些前衛的植物擅於求生，在大片荒原中戮力發展，播種子嗣，不為所計且一往而深，生長，死亡，生長，瞻前顧後，成為來者的養分，次生，再生，次生，最後終於被更高大的植物群落，如銀杏，或青岩油杉所掩覆，取代，重構出一個有機的生態。很久以前，在沒有外力的干擾下，人群也是這樣聚散，離合，這樣誕生。

然後世界開始崩塌。詩人看著眼前搖曳的芒草，在空間中搖曳著，彷彿千百隻鬼魂在自身形體的限制中向外招手，觸摸，試探著生存空間的極限，艱難地維繫著一定的數量，一定的葉面闊度，及一定的綠意，無奈土壤中的養分，陽光和雨水並不夠。

冰河期裡的高緯度植物曾一度向南方遷移，那也就是過去幾十年內，大都城裡的人們，視溫暖的南方如避難所，為了繼續生存，人們團結，互助，也網綁著彼此，交換著物資與信任，承受著愛與喪亂，暫且達到一定的平衡。然而，在冰河消退的今天，這些植物勢必又得北返，回到原棲地，擴張自己的勢力，擠壓更弱小的植群。無論如何，這些都是過程，都是達到靜力平衡前的，一定程度的崩塌，愛與喪亂接踵而來，然後是資源與信任的交換，有戰利品，也有犧牲品，每一個時代都產生了一些必要的成本和珍稀的盈餘，有些前人負責承受這一切，另有些後代可以享受這一切。如果這樣理解世間萬物，在宏觀之下，不免絕望地感到，人是齒輪，是摩擦，是水中的礦物質，與卑瑣的蕨草，是漫

漫鐵軌上一條枕木，人，不免就是帝國的陪葬品，是墳場般的大陸上，飄搖的芒草，艱難地維持著一定的數量，以工整的筆劃，謄寫在變幻的沙地上，昨日消逝，今日消逝，明天還要繼續消逝，一首詩在圍聚的篝火旁燃燒著你的嗓子，唸誦完畢，空氣中突然充滿了焦急的噪音，如果一個人還要唸下去，需要一點對抗著絕望的恆心與勇氣。

不依靠麻木，也能掌握生存的奧義。冰河期間，有些地方並未被冰帽所覆蓋，雖然氣溫正在下降，雨量正在減少，本來分布廣大的植群，陡然縮小為幾處隔離的孤島，尚且自持著有機的生態，這些，可以被稱為生命的孑遺，雖是退無可退的避難所，但也是域外的自由之地，保存著人們尚未迷失的自我，一些細小的欲望，譬如分食一顆烤薯的幸福雖然侷促，譬如就著篝火與星光仍有失落的故事可以重提，或者，坐在石頭上漫無目的地抽菸，觀看遠天飛鳥的陣隊解散又複合，這些，都是詩人在進入游擊隊前所不曾體驗的，無比細小的生存欲望，如同片片盾形的葉子，護衛著基底的根莖，若是存活下來，等到冰河消退，稀疏的植群又將重新恢復原貌，再度茂盛，舒展，濕潤。

然而這世界就要崩塌了。遠方那股急速上升的狼煙，直直朝向天空，彷彿泉湧，或者花瓶的頂端，開口處已迅速撒開，擴散，大面積覆蓋。詩人這才發覺，不是大火，更不是神祇的降罪，那是戰略型的礦塵武器，適用於大型空間的掃描技術，很快地，森林與山谷中的一切，連同移動的足跡與身影，都會被礦塵所捕捉、傳真、呈像到井上校眼前的動態投影幕中，像是一場即時轉播的舞台劇。若照井上校喜歡的說法，那就像是一場電影。

自從他從井上校的口中聽說過「電影」這個早已絕跡但奇妙無比的詞彙之後，他曾到過上校建立的放映室，看了一部名叫《索拉里斯星》的電影，他才知道，以前的文明曾有多麼輝煌，能夠將人送上天空，為了文明的存亡尋找另一顆星球。電影這種在百年前徹底滅絕的藝術是有多麼地偉大，當船體墜入一層又一層的太空，他彷彿也跟著穿過了一幀又一幀的暗色窗格，掉入一條通往另一種時間，另一種未來的隧道。在那之後，在漫長的歲月裡，直到今天，他做過無數次同一個夢，夢中，原是他十年如一日的游擊隊生活：金黃色的銀杏葉子飄搖飛著，巨大的山嶽冰河仍緩緩地谷地切割，灰色樹林中一幢藍色矮房突然起火燃燒，躺在地上的孩童，刺眼的星星，篝火熄滅，雪地上閃爍著紅黑色的反光，像燃燒中的黑炭，而楊子，獨自一人抽完了菸，回頭看他，走向他，

伸出雙手，緊緊鉗住他的喉脖。這便是最後的幸福，終於要償還代價。他所賴以為生的關係，他所求索得來的愛與信任，他所親蜜依存的人們，都將因他的自私與欺瞞而毀滅。當篝火熄滅，一縷斷煙墜入杳無回聲的夜，那失落的雙手終將一鬆，使他倒在地上，楊子開口對他說最後的話：你就喜歡這樣，是嗎？軍政府的兵士在這時完成包圍，槍響，炭火，硝煙，飛入一層又一層的太空，一格又一格的窗，遠離著已毀滅的世界，當夢醒來，他就要回到那尚未毀滅，而必將毀滅的世界。夢醒來，他毫無驚嚇的感覺。

那一天終於到來，此時此刻，楊子正在艙式機車的前座，面容平靜地將油門踩到底，閃躲著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凹凸地形，不時透過後照鏡看他，他，定定地看向玻璃窗外的風景，額頭倚在冰涼的玻璃上，突然發現車窗正向下搖落，透來了冷風，沙屑，一點點微塵。

現在這樣沒關係，楊子說。詩人將頭一抬，從後照鏡看見楊子駕駛中的面容，其實，她比想像中更加強大。此刻，玻璃降了下來，有些話語即便不說，也可以在沉默之間流通。

他們終於來到目的地，停在一處小型瀑布前。瀑布位在群山高處一個相對平緩的地帶，冰川長年侵蝕著岩層，高低落差的河床催生了這條瀑布，又聚康憫思以西山陵間的側水，奮力下切，濡染過山脈背斜，不畏崎嶇，斷層，與崩塌，挾帶一身混濁的沙屑，以泥漿之姿開創一條路徑，湍流南擴，攜以泥沙礦物，鋪排盈盈的土壤至今不停，孕育著山谷外的農村鎮落。此刻，楊子要詩人下車，協力將艙式機車推入水面之下，然後沿著側邊的岩塊，快步來到瀑布前側，她毫無猶豫地穿過了冰冷的水簾，並等待著詩人。正當詩人心中翻攪猶疑之際，水簾後方穿出了一隻手，楊子將他拽了進去。薄而不透的水簾後方，這是只有楊子知道的隱匿之處，連接著無數深而曲折的隧道，通往各個水脈與山陵之所在，經楊子考察，也是前代所建，但這之中路線與工法的凌亂無章，似乎又並非官方的產物。現在，他們能暫時躲過礦塵的追蹤。



「你只是一筆人類的負債，你會後悔，你竟然沒有在這個時候貢獻你唯一的有用性，你這個寒酸的——」門已打開，軍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辦事員對著詩人破

口大罵，在這座圓形拱頂，光鮮亮麗，彷彿教堂的接待大廳，正是她笑容可掬地接待詩人進入的，但現在，她已經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因為她不明白為什麼上頭指示放他走。

幾個禮拜前，詩人收到一封信，嚴格來講這是幾來的第七封，由阿萊夫團隊專屬的紫色蠟泥封緘，信中是以「跨學科共同研究項目」為內容的阿萊夫計畫，向詩人進行專家徵招，希望能藉此促進整合性思維超級電腦的完成。他們在數學與邏輯結構上已經建構好模組，但是在程式語言方面遭遇到了困境，他們期待詩人能夠給予解方。

詩人帶著了解情況的心情而來，他取出信封中一枚昂貴的火車單程票，從帝國的邊緣，直達核心都城，軍政府此基地佔據著上個紀元的文明中心，他發現，這挑高、時髦的接待大廳，曾是一座古代的壁畫洞窟，新鮮的油漆味刺激著詩人的鼻腔，裏頭的壁畫遭到革命式的噴白。他抬頭仰望著第二次覆滅的文明，他年輕氣盛，痛苦地問向中央科研主任，阿萊夫團隊的陳教授，這就是你們的復興？陳教授聳聳肩，說：白色總是好的，有助於我們劃清界線。然後他便拿出一盞綠光燈，照在詩人身上，顯影出不斷掉落的灰塵與碎屑。他繼續說：這種變數是不能接受的，白袍，保障了內部函式的變數安全，白袍總是好的。

詩人將陳一把推開，憤而離去，這時，井上校走了過來，他按住詩人的肩膀，讓他回頭。詩人一眼認出了對方，井上校是軍政府裡的名將，在全盛時期，他手下總共御有七個不同兵種的旅，長年壓制著游擊隊的生長，南方的游擊隊系統正是由他一股作氣，連根拔起。而儘管北方的游擊隊系統較為分散、複雜，也甚至有一次，井上校將他們八組合盟的游擊軍隊一併擊敗，那是北方系統最為團結的一次，其後他們只有更加分崩離析。也就是在那次之後，軍政府與游擊隊的勢力趨向一種靜力平衡，彼此分而治之，而井上校也是在那時受到一次將級的提拔與勳獎，但他主動拒絕，隨後自願調職到阿萊夫團隊，原有的七個旅最終整合為兩個裝甲騎兵師。

現在，詩人看見井上校走來，那胸肩上的飾物叮噠作響，由於他的高大，也由於那些勳章、獎章、榮譽徽章不符常規地錯亂綴滿在他的軍服，當井上校走動時，他就像是一盞華美的水晶吊燈，璀璨而詭異的色彩，盈滿了他那帶著參差光影的笑容，給人十足的壓迫感。也使人害怕他的笑容若是稍有僵停，所有光

亮都會遽然消失，只剩下黑暗中的一尊臉龐。

井上校在詩人耳畔說了一些話，待詩人回過神時，他已隨著井上校穿入研究室的重重鐵閘與暗門，低身穿過甬道，來到一處半圓形，彷彿碗蓋的空間，微光打亮正中央，他瞬間意識到，這就是上校說要帶他去看的，阿萊夫系統。

你可以問他任何問題，井上校說。

任何問題？詩人著迷而不自主地複述著，在黑暗中，燈光下，甚至一經問完就已打消了疑惑。

是的，任何問題。所以井上校的回答也並非解惑，則是轉而帶給詩人一股強力的慰藉，或者說就是信仰。

接下來，詩人問了他那決定一生的問題，而阿萊夫給予了回答：

是的，詩人，我們在您的詩中，探測到了整個時代，動用一切科技與勞動所無法擬合的方程，關於愛，與幸福的辯證……

然而他們不知道，在這個時代，要辯證愛與幸福，是多麼殘酷的。